

## 假仿人魚死亡記事

「吃人魚獲得的，不是永生，是假死。」

想到出國前一晚，回家吃飯，媽說我講話不要這樣，假鬼假怪，哪天被打死。

那時我一邊耳朵聽手機裡的老高講故事，另一邊手夾起生魚片。

假鬼假怪的是人，人魚是假人還是假魚？

坐在泳池邊，忽然又想到這個問題。沙漠的陽光穿透變色玻璃，十字交叉的粼粼水光是杜拜景觀飯店的清晨五點。我大口吸氣，一口氣五美金。多虧那個水產大亨，幹細胞醫學會最近很有錢。

兒子罹癌，針藥無效，不得不依賴被諷是「鍊金術」的幹細胞治療。也不知道運氣怎麼那麼好，我的實驗室教授——通稱「老闆」，還真的用幹細胞做出一管神奇胞泌體，讓水產小開多活了幾年，才因為平交道事故四分五裂。

所以我們都來了。SCMA，國際最大型的幹細胞醫學年會。以前這種活動都要真的做出成果、登上SCI期刊、申請到校內基金，才有機會來，現在，大亨一句話，要讓我們見見世面，就都來了。

Gabrial、Tina 和資深助理 Jesse，看起來真的爽，從機場開始，沿路逛精品免稅店。不知道在 high 什麼，又不能報公帳。我反正不想看那麼多陌生人，跟老闆兩人搭接駁車到會場附近的飯店。不是那個帆船也不是哈里發，但這飯店也是又白又亮，美到不行。

喔對了，老闆沿路都在睡，一到飯店就各自領房卡進房。真的不用擔心我被他什麼，Jesse 說過，老闆是彎的。

也不是說 gay 就怎樣，但起碼我跟別人說老闆沒碰我，大家都會相信，我也不用去想，老闆是不是看不起我。

扶著貼金的斜杆入水，我的臉在水花中扭蕩。右邊的臉像漩渦蛋包飯的蛋皮，半張臉皮朝耳後拉，現在胖胖的好一點，小時候根本燙歪的百摺裙。

右眼被拉得很小，我媽擔心視神經用進廢退，兩歲就讓我上手術台，把眼皮撐開。但本來要開一公分，只開零點四就遇到預期外的大血管，醫師不敢再動。上小學前我媽會怨嘆說，有撐開的話，我說不定不用從三歲開始戴眼鏡。上國中後我才知道怎麼安慰她，全班四十二人，四十人戴眼鏡，不戴才奇怪。

而且不戴，世界也不會更美。

眼睛還好，反正我只靠一隻也讀到碩士，耳朵比較惱人。右邊的耳殼縮小，自殘形穢，萎成兩顆肉球。它下面每隔三公分，皮囊上就有一個凹洞，一、二、三、四個洞，到我頷下五公分。

這就算了，該有耳道的地方，只有一個淺槽，連著一根比寶吉蘋果汁的吸果還細的肉條，而且還沒到本來應該長耳膜的地方就懶得發育，三小聽骨、耳膜、聽覺神經什麼的，全都變成粉色的組織，跟周圍的皮肉融為一體了。結果就是，明明它們才是我真的耳朵，看起來卻像腮一樣。它們唯一扮演耳朵角色的時間，是學校每堂游泳課的隔天。

所以我還沒把頭埋入金色的彩虹池中，我在考慮，明天一早，要不要發燒告假。

這是邏輯問題。下水會發炎的，不是中耳就是尿道，我的脖子不會噴尿，但這四個洞會發炎，所以，它們是耳朵。這一套跟解剖學的定義衝突，但沒關係。

解剖學這個東西，學了胚胎學後就會覺得很假。例如泌尿系統，醫生打開病人肚子後，指認這個是腎，接著輸尿管，那個是膀胱，好像上面就印著名牌一樣。但其實，我被老闆帶進手術室，等著收剛切下的腫瘤時，根本分不出來。兩顆腎臟被一片肉色光滑的膜包住，難辨有影沒影，輸尿管和一把血管神經纏繞，子宮跟膀胱根本孿生姊妹，要不是有腫瘤當我的路標，我連病人頭前尾後都分不出。

這得用胚胎學角度看才合理。那一大套器官，初始就是同一團細胞，它們先拉長成原始魚類的排尿系統，再摺疊變成另一種泄殖系統，接著消失，作用未明。僅存的細胞移動位置，最後，根據與各自佔據的位置，和附近細胞溝通，決定成為什麼器官。

我右臉的洞也是這樣來的。每個人還在子宮裡的時候，都會先變成一隻頭很大像異形的魚，然後兩側長出對稱的六組鰓。再一組接著一組退化消失。但鰓退化的同時也進化，它們跟其他組織融合、進化，變成食道、氣管各種不同的器官。

所以解剖學是一連串快閃情境劇，是上帝擲骰子的結果。

好，總之，因為這樣，Jesse 叫了半天我沒聽到。還好她後來發現我是右臉朝上，左臉埋進浮板地在泳池裡亂漂，便走到池邊，伸長了腳放在我背上，搖我。

「唔？」不得不說我瞬間緊張了一下，還是會害怕再被踩進池底。

「早餐，一起叫 room service 到房裡吃？」還好，她人很好。

「順便聊一下回國後的研究計畫。」我的胃縮了一下。好人也可以作弄人。

#

Gabriel 把十二目培養皿裡的培養液吸光，再注入 PBS（磷酸緩衝生理食鹽水）。

「細胞還活著嗎？」日裔美人 Tina 經過時隨口問了一句。

Gabriel 僵了一下：「我這是幹細胞耶。」語氣是幹細胞都養得死，我他 X 是天才嗎？

Tina 聳聳肩：「我知道，但你怎麼確定你幹的細胞是死是活。」

我分不出 Tina 是想討論哲學問題還是單純想跟 Gabriel 抬槓。幹細胞的英文是 stem cell，源自生命之樹無限分支的意象，認證它不停自動分裂、分化，永生不死的能力。但 Tina 和在哈佛讀博的印度人 Gabriel，隨老闆做博士後研究的期間，積極和不同研究室的人交換學習，豐富彼此語言意義的多樣性，得以隨時代換 F word，自由創造廢話。

Gabriel 肩膀一垮，盯著手上的培養皿，兩秒後扣上蓋子，從 BSC（生物安全櫃）的玻璃門下方拿出來，走向我。

「嘿，借個位置。」

我側過身，繼續加熱剛從攝氏負八十度冰箱拿出來的培養管，裡面的細胞正在從冰棒中醒來。

Tina 湊過來看，跟 Gabriel 一人一支目鏡。

「長得很好嘛。」Tina 調整焦距。

Gabriel 從鼻子噴氣：「就說沒問題吧？叫我細胞大師。」

「瑜文才是細胞大師吧？」Tina 用中文說：「你是幹細胞大師。」

正好 Jesse 推門進來，噗哧一笑。

「你們兩個，明明旁邊投影螢幕那麼大，偏偏要擠在一起看細胞，幹嘛？新手爸媽嗎？」

他們兩個擠眉弄眼地對視怪笑。Tina 得意地將培養皿從載物台取下，Gabriel 接過，噴幾下酒精，坐回 BSC 前繼續工作。

從熱水槽夾出培養管，我想到媽說過我們的工作很像。身為嬰兒室的護理師，她要定時從冷凍庫取出母乳冰棒加熱，再餵給哭瘋的餓嬰。只是我這裡的嬰兒很安靜，在顯微鏡下，才會顯出它們瘋狂的一面。

Jesse 是來找我的，實驗費用的報銷單。

「不用簽名，老闆說就給你看一下。」

「喔……這樣給我壓力。」我扭動身體，模仿撒嬌的動作。

她舉起裝著文件的 L 夾，在我頭上摩擦：「很噁耶。」

「生靜電了啦。喔右邊的臉被吸到嘴都歪了。」

她白了我一眼：「一批兩萬，你只剩兩次機會。不要以為老闆的錢隨便你花，你又沒有跟他上床。」

「好喔。」我用手撐開右眼皮，對準寫著金額的位置。

Jesse 沒理我的表演，發現 Dorris 躲在角落練習用接 suction（抽吸）的 pipet（移液器），走過去拂上她的後頸。

「陪我去點交培養液。」

Dorris 將 pipet 放回旋轉架，點頭站起，Jesse 挽著她的手離開。

培養管裡細胞飄蕩。我以前都覺得學長姐在畫虎馮，一個細胞二十微米，一微米是一公分的萬分之一，怎麼可能看得到？但現在，我也相信自己看到了沒有浮板的細胞，飄蕩旋轉，向底端聚集。

這一些細胞是假的。老闆說過，全世界的癌症科學研究者，真的想做的，都是人體研究。但這麼做會產生一些「顯然有道德爭議的研究瑕疵」，所以，他們想盡辦法湊替代品。動物，顯然是「無爭議」的仿物。曾經參與實驗的動物幾乎能湊齊十二生肖，除了龍，太過浪漫，只有複製成魔的那幫人才幻想從現代象身上複育猛瑪象。

所以我最重要的工作是讓老鼠長瘤。

去杜拜年會的前半年，我都關在動物房。每天釘在不鏽鋼操作台前，將被

中斷睡眠而叫囂扭動的白色小鼠，一隻隻從運輸紙箱中抓出，頭湊向開著笑氣的麻醉機，迷昏。接著我一手捏住後腿，一手持針，不到一秒，即將針筒內的腫瘤細胞注畢。滋、滋、滋、滋，一盒小鼠，一房癌症病人。

不知哪條基因在亂，儘管我在肉眼不可見的 DNA 紙背，反覆調整基因剪刀的角度和力道，輪迴了六個月，牠們仍全部因為不屬於自己的腫瘤死去，有些甚至在腫瘤成熟前，什麼數據都收不到。

那段時間裡，不時在動物房遇到 **Gabriel**。穿著手術帽、隔離衣、手套、鞋套，沒有 **Tina** 拋接，他嚴肅正經。先細心地為小鼠剃毛，再每天為他們換飼料換水，直到他種在他們腿上的幹細胞，分化出外、中、內三個胚層，長成的畸胎瘤，重到牠們邊向前邊倒退。

畸胎瘤證明那是真的幹細胞，雖然畸胎瘤自身，是假的胎兒。即使像怪醫黑傑克那樣，將不同胚層拼湊縫合，也只會得到一團分化完後死完的細胞，可愛小助手貝貝，只是童話。

小鼠走不動後，**Gabriel** 再次將牠們迷昏，取瘤、切片、染色，再回到實驗室。再用這些組織測試新藥效果，以及跟 **Tina** 的練痞話的深度。

他做出成果，在年會上小出風頭，不像我。

「再抱著小鼠，你也只是在動物房裡碰壁。」

在杜拜飯店房間和 **Jesse** 討論時，她說服我更換研究綱要——從哺乳綱，游入條鰭魚綱。

「老闆說斑馬魚和人腦很像，反正都要燒錢，不如燒相對不花錢的斑馬魚。」

**Jesse** 確定我會聽從建議，回國後，從別的實驗室把 **Dorris** 挖來，填入我的計畫。

「雖然是實習生，細胞實驗不熟，但簡直是水生動物的杜立德。」

**Dorris** 那時小小深深地笑，酒窩紅亮，好像真知道杜立德。

所以接下來幾週，我養她，她養魚，魚再填飽我空虛的研究進度。為了報答她的付出，我找出以前動物實驗課做的筆記。

「你看一下，我們一起做一次，以後你就可以自己做了。」

癌細胞解凍後，分裝入離心管。我用細針抽取，在顯微鏡下，注入斑馬魚

的腦部。

「有點難，但習慣後就會很快了，我跟你說，我對你有信心。」

「你跟我說，那我要跟牠們說什麼？」

「什麼說什麼？」

「至少，要把針戳進去的時候，我要跟他們說什麼？」

我聽不懂。不可能她這個時候還在糾結吧？我媽早上跟流產手術，下午還不是一樣在嬰兒室餵奶。

「不用想太多，專注在針頭就好。」

顯微鏡下，針尖跟動脈一樣粗，而且眼前是二維，腦中得轉換成三維，一開始不熟悉，容易失手。

噫——Dorris 的針尖在玻璃培養皿上刮搔，追逐昏迷的魚。

她反覆調整顯微鏡下的固定夾，滋剝滋剝，石英擠壓，針尖持續追逐，直到「啪！」地一聲，培養皿裂開。

我看著她試圖抓起落在桌面上的魚，玻璃碎屑磨破她的手套。滅菌操作台上，宛如命案現場。

Jesse 走進細胞室時，已經清理完畢——除了摔死的斑馬魚進入夾鏈袋，再被印著蓮花的紙袋包裹，放在桌上，等著我離開時順手塞進死體專用冰箱。其他的，全部用手套紙袋包裹，丟進垃圾筒。

Dorris 就愣坐桌邊高腳椅，看我在沉滯的空間裡，僵硬划步。粉紅口罩上，她沒戴眼鏡的眼睛睜得跟魚一樣。Jesse 看她那樣，肩膀一鬆，手搭上她背，問她，我們晚餐吃了沒。

我說晚點再去外面吃：「今天星期五，員工餐廳的特餐是魚排。」

Dorris 看著桌上的紙袋：「放心，不是吃你。」她笑出豬聲。

Jesse 跟著哈哈兩聲，接著說，斑馬魚太小了，也許勉強炒花生。

我突然想到，就說了：「牠們身上有人的腫瘤基因，這算是吃人魚嗎？」

Dorris 問為什麼吃人魚，Jesse 解釋，日本傳說，有一個比丘尼吃了人魚肉，活到八百歲。

「就算是人魚，不也是消化完排出嗎？」

「不完全是。我們吃進去，甚至只是觸摸過的生物，細胞壁或 DNA 都可

能會在體表和黏膜殘留。如果她吃足夠的量，遺傳物質嵌進自己的細胞核，就可能引發體細胞突變。We are what we eat，吃什麼就是什麼。」

「那你吃牠的時候，不就把腫瘤吃回身體了嗎？」Doris 看向我。

真是兩難。

在那之後，只要我將癌細胞安睡的培養管加熱，她就一臉為難，躲在角落沒事找事，每天就在等 Jesse 拉她離開。儘管我好幾次稱讚，她養的魚很好，腦部完整地接收了癌細胞，還能活到該被犧牲的那一天。

我努力過了。

媽媽退休那一天，把嬰兒室員工休息室的魚缸帶回家。

魚缸不大，大一點的便當袋剛剛好，好像收便當盒的時候被媽順手放進去了一樣。

我說，那是公物吧？不會被告？

「留給他們一定死光，不如我來。」

也許有人每天工作的寄託，就是吃飯時看小魚游呀游，你這樣不是剝奪別人生存的權利嗎？

她瞪我。接著轉頭把魚缸洗好擦乾，注水，把上方穿孔的塑膠袋裡，活蹦蹦的魚群倒進裝備齊全的缸裡，放在她房間。

我說她這樣也是顧小孩，接著把胚胎學的那一套講一遍。

「那我繼續養，小魚寶會變成人囉？」

也分不清楚是不是開玩笑。我說，不是已經養一隻這麼大的了嗎？

她沒有反應過來，又問我什麼時候帶男朋友回來？

#

除了耳朵，國小時還容易扁桃腺發炎。

三年級班上一個皮膚白眼睛大的男生也是，功課好，常生病。他媽媽總來學校，帶發燒的他去看醫生。

我忌妒他被呵護。媽絕不肯為我請假，看病要等放學後，還要配合她輪班時間。

我也欽慕他，不需磨粉，藥丸膠囊都一口吞。特別是有一次，他吞藥，水灌入喉，半數又回到瓶子。不衛生，但他做得毫不慌張。我檢討自己，老是一

臉心虛，就像在等同學發現，才會常被罵噁心。

我在心裡決定叫他水男。後來某天，體育課上到一半，水男回教室吃藥，發現我在喝他的水。

「喂，你怎麼直接含著水出來的那邊呀？」他很在意我們間接接吻。

「你的藥感覺比較有效，我想喝一點。」我說他配藥的水沖進嘴巴又出來，理當帶了藥效。

「喔。」水噁男被說服，接著問：「你的藥是哪一種？」

我拿出紅色蓋子的透明三十二面塑膠罐：「最近吃這種。」他靠近聞。

「內行喔。」我模仿中藥店老闆：「要不要吃看看？甜甜的。」

他猶豫：「中西藥可以一起吃嗎？」

我鼓勵他：「反正這個藥沒什麼效。」

見他還是不敢，我突發靈感：「還是我們交換吃？」

他為這個想法興奮起來，被說服一週交換五天，週六日跳過。這是我第一次的人體試驗，以我們兩個都再次急性扁桃腺炎告終。

兩人的扁桃腺上，都被驗出化膿性鏈球菌。但他住院一個禮拜，我只在家吃了幾天抗生素。

「怎麼差這麼多？」水男的媽納悶，說兒子住院前，才剛吃完一輪抗生素。

「我平常都有給文文吃中藥調養啦。」媽介紹內行老闆的中藥店給她。

我體內，他的抗生素早就被代謝，隨著尿液排出，但口水中的 DNA 累積在細胞間，ATCG 嵌合，密不可分。

也許是這些核苷酸引導我，半年前，我們再次相遇。二次元的。

糖果爸爸水產大亨也開醫院。兩年前和老闆去開會的時候，電梯裡新晉主治醫師的廣告，出現水噁男的名字和穿著白色醫師服的沙龍照。

老闆也注意到了：「這種面相的，踏很多船喔。」

不曉得他面試醫學系的時候，有沒有說他自幼體弱，因此立志救治多病少年少女。

一年前新聞報導某癌症醫院，主治醫師在開刀房開房間，同仁不滿其不符感控標準，增加病人感染風險，憤而檢舉。

「夭壽，這不是那個嗎？」媽對著電視喊，手上竹筷仍穩，筷間的水草穩穩嵌入小石間。兩隻小魚游過來探頭。

「你說我國小同學喔？應該是吧，他的姓很少見。」

「是啦、是啦，你看那個照片，做醫生還無正經。」

「那個是電視台的馬賽克啦，誰沒事戴墨鏡拍沙龍照。」

「你媽不是白痴。啊……他小時候不會含乳頭，都是我用奶瓶慢慢餵的。」原來媽顧過他，第一次聽說。

她的老同事打 line 群組通話，三個人熱烈地討論一番，最後推測他應該會去地區醫院當科主任。如今想起這件事，我上網查，果真在雲林一間醫院當了外科部長。

媽沒再提男朋友，斑馬魚跳了載物台。Dorris 又撐了幾個月，總算結束實習。

聽說 Jesse 介紹她去綠色組織救鯨魚。

斑馬魚少了知心人，長不順，腫瘤還沒長大就先翻肚。我懷疑是我命不好，回家問媽。

「什麼命，加一點水草就好。」媽很有信心：「植物會讓水具有療效。跟你小時候，我煎中藥一樣。」

她的語言有條理卻沒道理，我不反駁純粹是我愛她，但老闆不可能接受這種不符合實證醫學的話。

我問 Tina，她中學就開始參加生物社團，十多年的純正生物系培養箱產品，手指上的 DNA 碎屑，足供復育一片雨林。

「溫度呢？」她偏頭。

「正負攝氏二點五度間。」我拿起記錄單確認。

「你取水質樣本，我找人分析。飼料都一樣，沒道理斑馬魚會養不活。」

她刻意在講到「zebra fish」時加強力道，斑馬與魚，兩種動物的結合。也許牠們體內像斑馬的那一部分，在腫瘤刺激下戰勝魚的基因，表觀（epigenome）外顯（exon），卻是在魚缸裡。斑馬溺死。

我拿滴管，每缸各吸三管樣本。Gabriel 湊過來，果然 Tina 說要找的「人」就是他，我皺眉。

「這跟你平常分析的東西不一樣。確定可以？」

Gabriel 有全球性的好為人師 Y 染色體。他彎腰，從實驗推車底層拿出未開封的手套盒，翻到背面，拿起筆。

「這群幹細胞，」他畫了一攤煎蛋：「泡在培養液裡，每天釋放微量 RNA。」他寫了幾個 AUCG：「就像密碼藏著訊息，RNA 可以跟群內或其他群中，懂得解碼的幹細胞溝通。」我沉默，老闆就是靠這個叫胞泌體的東西翻紅的。

「如果幹細胞分化成細胞，」他畫了一片迷迭香葉：「還會釋放細胞激素、小分子，改變環境。所以我分析細胞，也分析培養液，從培養液可以知道細胞在想什麼、想做什麼。」

最後他畫了一個星巴克標誌的示意圖：「要知道你的美人魚在煩惱什麼，當然，就靠分析水質。」

「你說的我都知道。我的問題是，你平常分析人類腫瘤細胞的培養液，只固定驗幾個項目吧？那些項目適用於魚缸的水嗎？」

Gabriel 搖頭，我無法確定那是肯定還是否定。

「你說的是傳統方法，我已經研發一個分析用的 panel（模板），可以一次測試所有目前已知的物質，不用擔心漏測項目。」難怪 Tina 常在他周邊晃。

「我們印度男人，高中就開始設計面板啦。」他刻意油膩地彎著嘴角，扮演刻板印象中的理科天才。

他跟我媽一樣，能接收、解讀水中游離的訊息。了解或誤解，假裝知道或不知道空間裡的秘密，隨時調整，真與假之間徘徊的指針，悠然自得。

水質分析完畢，依照 Tina 建議，缸中加了某種水草，再每天灑一匙 Gabriel 合成的粉末。

斑馬變回魚，好好地馱著腫瘤，游到實驗規畫中，該被解體的那一天。名字，終究只是文字的疊加。遺傳序列才是身分的真名，生物體的 ATCG，是代碼而非文學。牠們仍是魚，有黑白條紋的魚，只因成本較低，腦部被植入人類腦瘤細胞的魚。

這一齣海底總動員演了兩個月，還沒結束，Gabriel 和 Tina 都走了。

「德國的風氣盛，基礎穩，設備也好。」老闆居中一牽，Gabriel 去柏林當

高階研究員。

Tina 則去了南非：「老闆不知怎麼跟對方談的，薪水、高級公寓還有代步車。」他們走了以後，Jesse 問我年會要報什麼題目。

「去年去過了，今年想把機會讓給別人。」

Jesse 翻了個白眼：「哪裡來的別人？全都去賺大錢了。就剩你啦，認命上台報告吧。」

「我喉嚨痛。」

「你是小學生嗎？」

「真的痛，說不定是斑馬魚的詛咒？」

「你一生中接受過多少詛咒？有差這一個？兩次機會用光了，再說沒東西報，你就完蛋了。」

「本來有呀。還不是老闆，魚都犧牲光了，才說『這些數據沒用，斑馬魚的循環系統跟人不同，不能回推到人體』。」我壓低聲音模仿他。

「無所謂吧。沒用的數據也可以，不要是假的就好。你就報這個，反正我幫你報名了。」

「水產老董不是會出錢嗎？為什麼還要報告……」

「就說你沒跟他上床，不要老是以為可以別人的錢可以隨便花。給老闆做點面子吧？」

「為什麼要？那天他罵我豬腦、狗腿、冗員耶？」

「豬豬狗狗最可愛了。」

冗員不可愛，冗員下流。

多年前，剛加入老闆的實驗室時，按規定，參加研究機構的聯合員工訓練。

一天的課程，半天都在介紹諮商室、諮商師和線上諮商系統教學。

「各位，不要跳。跳下去之前，先想想我。」諮商師指著窗外，一個綠意盎然的空中花園露出一角，是適合送死的小天地，她泰然地展演自以為的幽默，其他員工，都配合著窗外的陽光笑。

從那一刻起，我們的表皮就被拿來培植學術研究的獨立生態系。

於是我被 Jesse 牽上飛機，再次見到沙漠中又白又美的飯店。

此刻，我的報告時間。

我穿上比基尼，來到誕生彩虹的泳池。腮弓的遺跡，陰影淺淺地延伸至肩。兩手各握一只玻璃試管，兩團肉球，分別來自小鼠和斑馬魚的瘤塊。

池畔無人，Jesse 跟老闆在會場。我走進彩虹。

水有點冰。將玻璃管貼在真耳和假耳邊，閉上眼，二頭三頭肌用力，抵抗水壓，壓碎玻璃管。

血流出來，周圍溫暖了些，攝氏零點三度。

牠們的血我的血，手指摸到瘤球，塞進耳洞。瘤很小，左右都進得去。

人類的瘤、小鼠的腿肉、斑馬魚的腦，與我未分化發育完全的身體，正是胚胎發育的三個胚層。DNA 序列的碎片，外泌體的游走，泳池裡散佈著秘密訊息。

上次來的時候我就注意到了，池角的排水口，吸力超大。

沒有跳，我向前游，笨拙得像一顆，初次脫離培養皿底部的細胞。

飄起來了，我是物種起源，蕩過警戒線，就要投身破碎彩虹間，閃閃發黑的排水口。

明早，甚至今晚，沙漠裡將長出一條半人半魚的生魚片，若有人願意探究被攪碎的肉塊身分，將能窺看，神話中的跨綱目遺傳序列鑲嵌。

但看見後，他會嘆氣，宣布這是假的，沒有正常 DNA 能長成這樣。事件結案，嘔吐後，為沒有兇殺案鬆了一口氣的警方，宣布這是一則偽造的死亡紀事。

唯有寫小說的人興奮，引用吃人魚肉長生不死的傳說，時空亂置，拼貼嘲弄與社群看到的資訊。她會將字母胡剪亂纏，成就一疊——

冒仿死體的虛假記事。